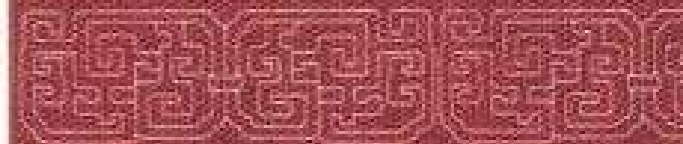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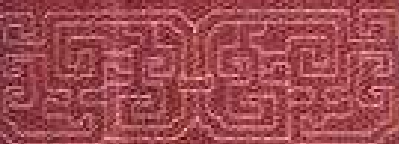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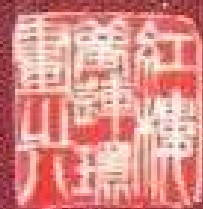


鴛鴦抗婚



红楼梦之八

鴛鴦抗婚

原著：曹雪芹

改编：三民图书公司编辑室

绘画：张令涛 胡若佛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

鸳鸯是贾母房中的一个丫头，在封建大家庭中，本是一个只能任人摆布的奴隶。但鸳鸯生就一副不屈的性格，贾赦想要她做小老婆，鸳鸯不怕威胁，不为利诱，誓死不从。

《鸳鸯抗婚》刻画了一个坚强的少女性格，同时有力地揭露了封建贵族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。

鸳鸯，一位反封建的『叛逆』女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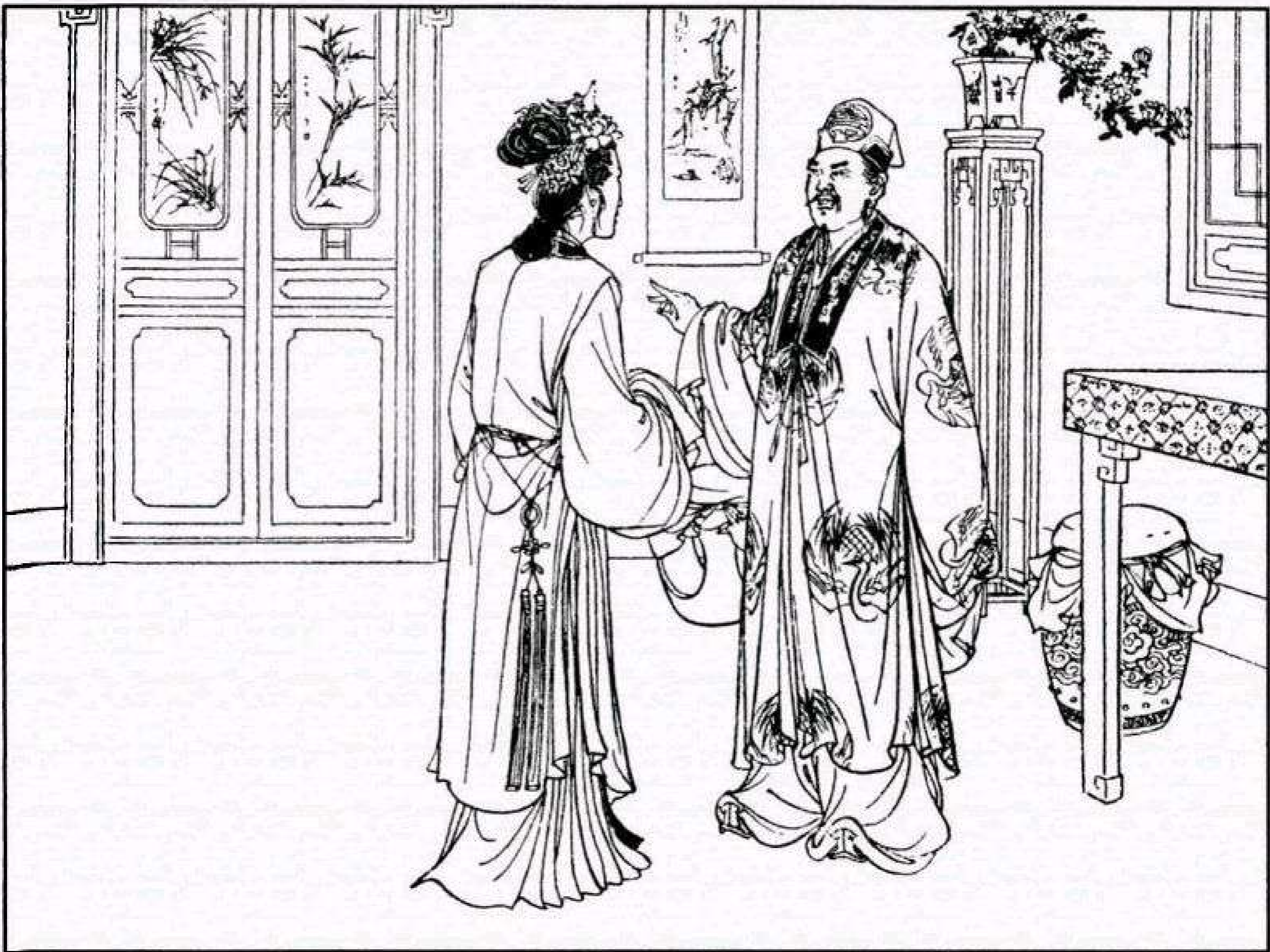
贾赦是荣国府的大老爷，年老昏庸，他的妻子邢夫人，是个无知无识的人，不敢规劝，只晓得一味顺从，讨丈夫喜欢。



这贾赦年纪一大把，有了几房姬妾，还是好色如命，像馋猫似的只在丫头、仆妇身上打主意。



鸳鸯是贾母房里的大丫头，生得聪明美丽，不知怎地又被贾赦看上了。贾赦就把想娶鸳鸯做妾的意思对邢夫人讲了，还要她代自己向贾母求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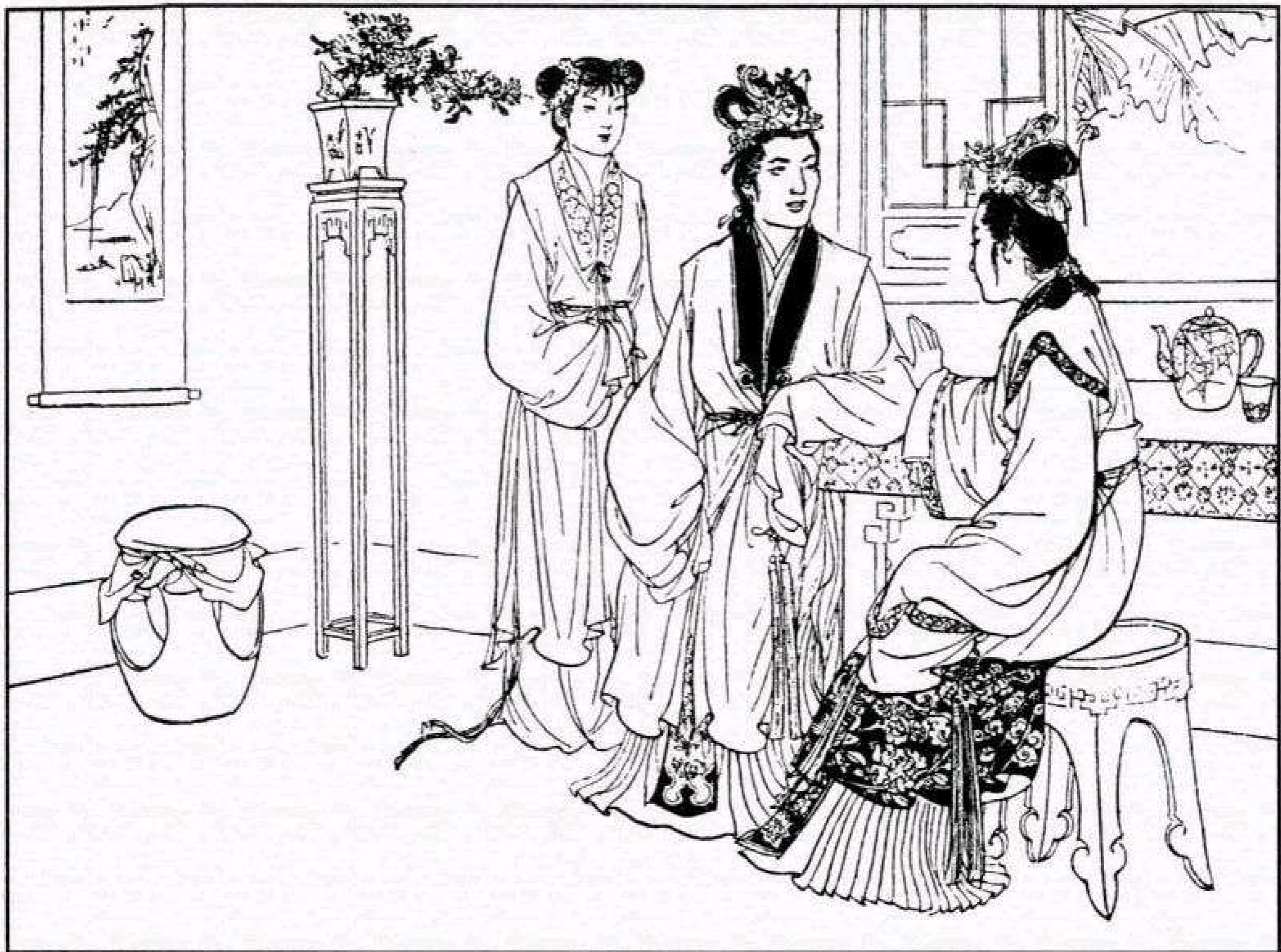
那夫人不得已，只有依着贾赦的意思行事，可是怎样向贾母开口，却没有主意，便叫媳妇凤姐来商量。



凤姐来了，邢夫人悄悄地对她说：『有一件为难的
事，老爷看上了老太太房里的鸳鸯，叫我讨去，就怕
老太太不肯，你可有主意么？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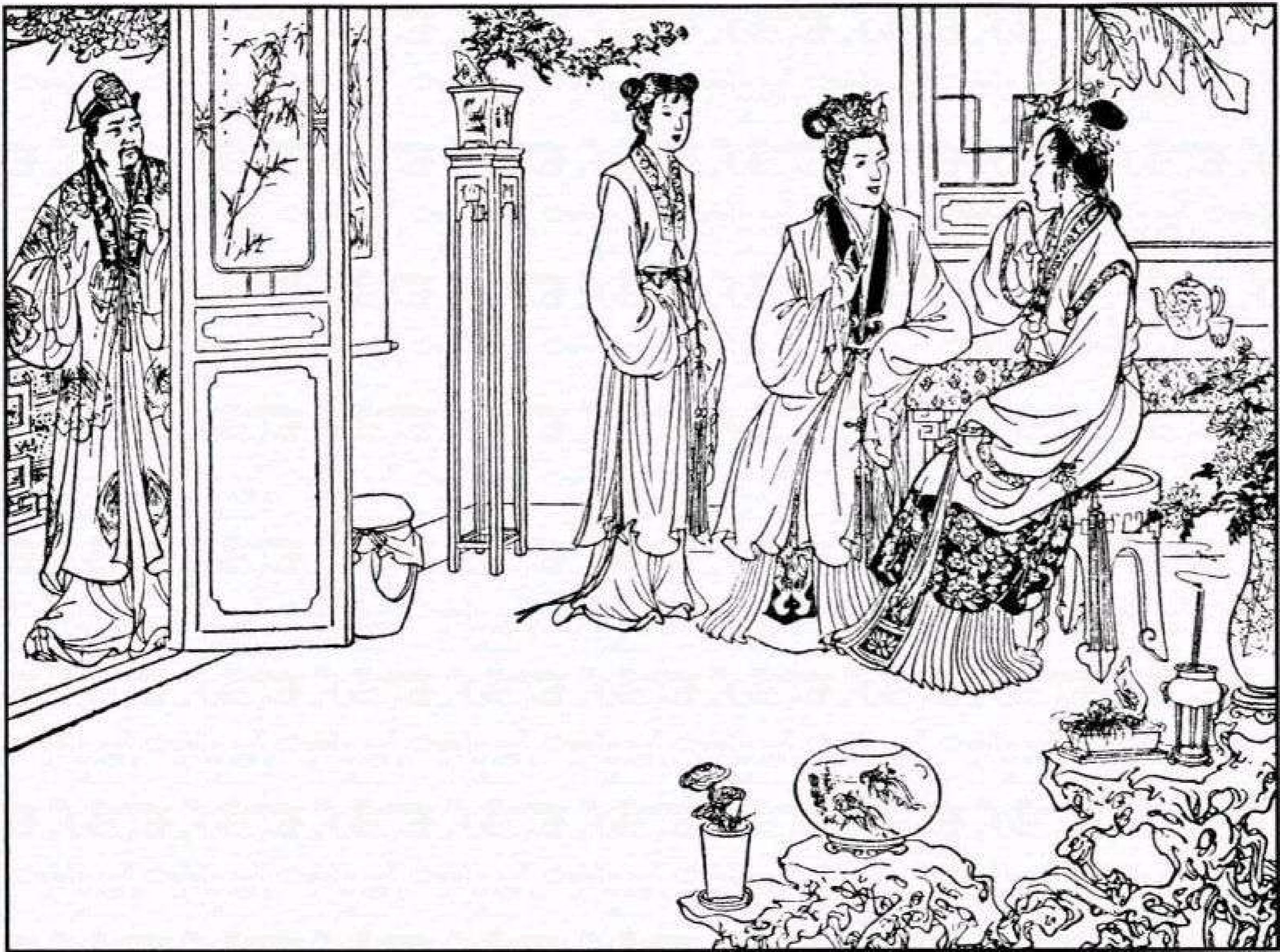
凤姐听了，忙陪笑道：「依我说，就别碰这个钉子去，老太太离了鸳鸯，饭也吃不下，哪里就舍得？」



凤姐又道：『况且平日老太太常说，老爷如今上了年纪，放着身子不保养，做什么左一个右一个收在房里，耽误人家的女孩儿？太太也该劝劝才是。』



谁知这席话却把邢夫人说恼了，冷笑道：『人家三房四妾的也多，偏咱们就使不得！你既不肯，只好我去。』』



凤姐素知邢夫人的脾气，听她如此一说，知道劝也
无用，连忙看凤使舵，堆着笑脸改过口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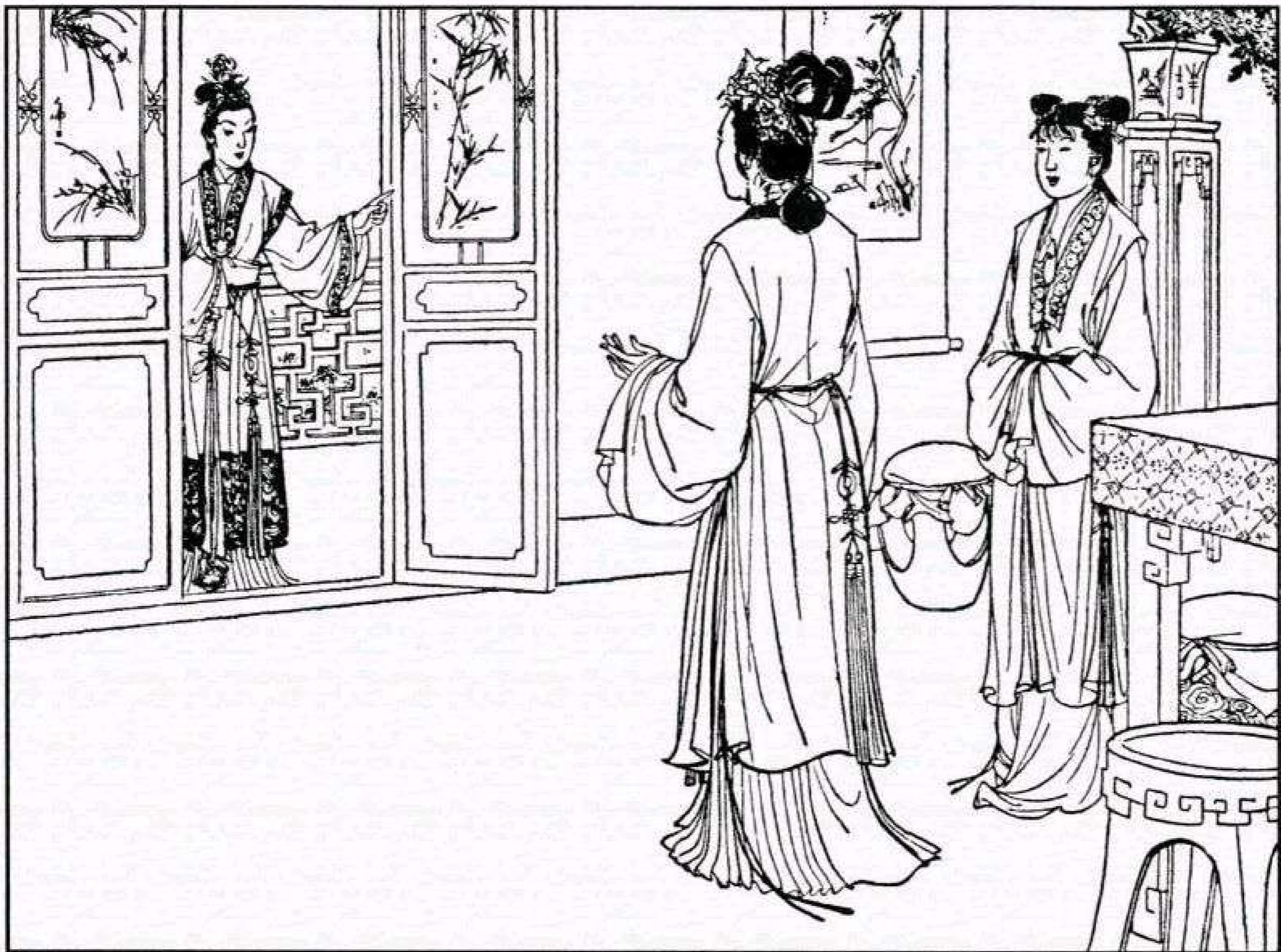
凤姐说：『太太说的是，想来父母跟前，没有什么要不到的。趁今儿老太太高兴，太太就讨去。别说一个丫头，就是那么大大一个活宝贝，不给老爷给谁？』



邢夫人见凤姐这般说，才欢喜起来，就说：『我的主意，且不和老太太说，先悄悄地向鸳鸯讨口气，要是她自己肯，事就好办了。』



凤姐明知鸳鸯是极有心胸的丫头，料定此事未必愿意，却乐得顺水推舟，满口赞成。还说：『太太先去，我换了衣裳随后就来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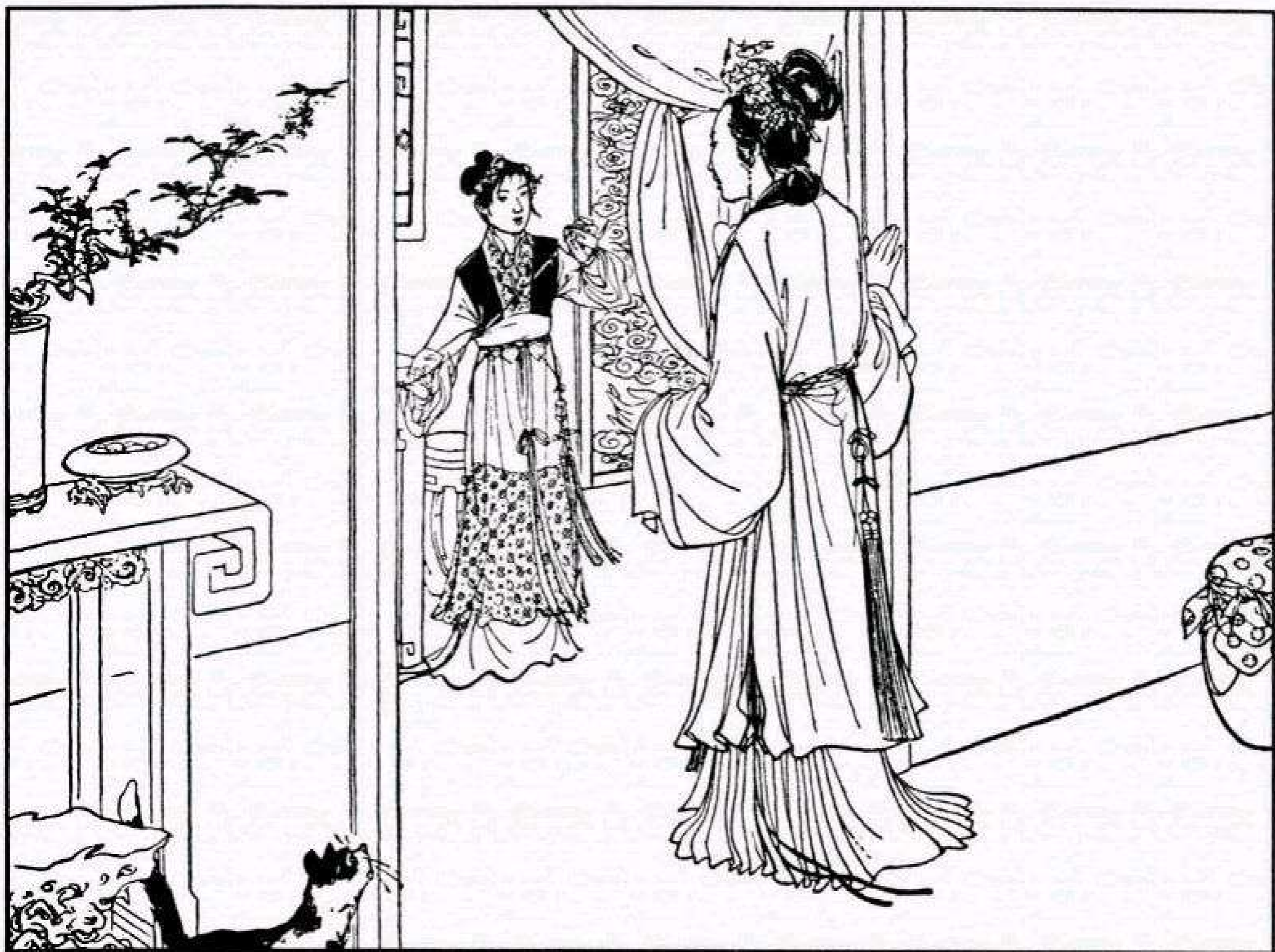
邢夫人独自到贾母房里，请了安，说了一会闲话。原想等凤姐来了，一同和鸳鸯说去，谁知左等右等，凤姐只是不来。



那夫人坐着心焦，便假托去看王夫人，辞了贾母，从后房出去，径直来寻鸳鸯。



鸳鸯正在房前做针线，见邢夫人来了，忙站起来让座，又要倒茶，邢夫人笑问：『你在做什么呢？』



邢夫人拿起她手里的针线，看了一眼，笑道：『越发好了。』两只眼睛却只管往鸳鸯的身上瞧。



只见鸳鸯穿着半新旧藕色绫袄，下面水绿色裙子，模样儿十分齐整。



鸳鸯见邢夫人这般看她，倒不好意思起来，心里便觉奇怪，笑问道：『太太这会子不早不晚的过来做什么？』



邢夫人急忙过来拉着鸳鸯的手，笑道：『我特地给了脸，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』鸳鸯听了，心中已猜着三分，不觉红了脸，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



邢夫人又说：「你知道，老爷跟前没有个可靠的人，满府的女孩子里，就只你是个尖儿，意思要向老太太讨了你去。来！快跟了我回老太太去。」



邢夫人拉了她的手，鸳鸯越发红着脸，不肯走。邢夫人以为她害臊，便说：『这有什么羞的，只跟着我就是了。』鸳鸯只是不作声。



邢夫人笑道：「难道你还有什么不愿意？放着奶奶不做，倒愿意做丫头！你跟我去，过一年半载，生个一男半女，就和我齐肩了！」鸳鸯依旧低了头，一言不发。



任凭那夫人怎样说，鸳鸯只是不说话，不动身。那夫人想：想必是她有老子娘，要他们做主；也好，等我问他们去。



邢夫人便往凤姐屋里来。问明了鸳鸯的父亲金彩，一向在南京替贾府看屋子。只有哥哥金文翔，连她的嫂子，现在都在府里当差。



那夫人即忙差人叫了金文翔的老婆来，细细地对她说了一遍。那媳妇正愁没事巴结主子，现在有这样的机会，更高兴得什么似的，急忙去找鸳鸯。



这里鸳鸯见邢夫人去了，料着必是去和凤姐商议，还怕再有人来问她，心想不如躲开了，往园子里逛逛，再作主意。



鸳鸯走进园子，正遇见平儿。平儿笑道：『新姨娘来了！』鸳鸯红了脸，说：『你们串通一气来算计我，等着我和你主子闹去！』



平儿见鸳鸯着恼，自悔失言，不该把话说错了，就拉着她在假山前石凳上坐下，把方才从凤姐那里听到的话都告诉了她。



鴛鴦冷笑一声说：『这话我先对你说：别说大老爷要我做小老婆，就是太太这会子死了，他三媒六婆的娶我做大老婆，我也不去！』



平儿正要说话，忽听得背后扑哧一声笑，两人吃了一惊，回头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却是袭人。



听。』

袭人笑着问：『你们在说些什么事情？也告诉我听



平儿又把方才的话告诉袭人。袭人便说：『这个大爷，真正太下作了，凡丫头长得齐整些的，他就不肯放手。』



鸳鸯说：『这些话也不用再说，倒是赶紧替我想个法儿要紧。』平儿笑道：『你既不愿意，我教你一个法儿。』鸳鸯忙问：『什么法儿？』



平儿一本正经说：『你只和老太太说，就说已经给了璉二爷了，大老爷便不好要了。』鸳鸯不防平儿还要打趣，更是着急。



袭人笑道：「依我说，你两个都不愿意，就叫老太太
大说已经把你许给宝二爷了，大老爷也就死了心了。」



鸳鸯又是气，又是羞，又是急，骂道：『两个坏蹄子，再不得好死的！人家有为难事，你们倒忍心替换着取笑我。』



鸳鸯又说：「你们不要以为都有了名分，将来都是做姨娘的。据我看，未必就那么如意。你们且收着些儿，别乐过了头！」



两人见她急了，忙陪笑说：『好姐姐，我们从小厮混熟了，不过是说说笑。你自己到底是个怎样的主意，告诉我们，也好放心。』



鴛鴦说：『什么主意，我只不去就完了！』平儿摇头说：『你不去，大老爷未必干休。虽然老太太帮着，难道你跟老太太一辈子不成？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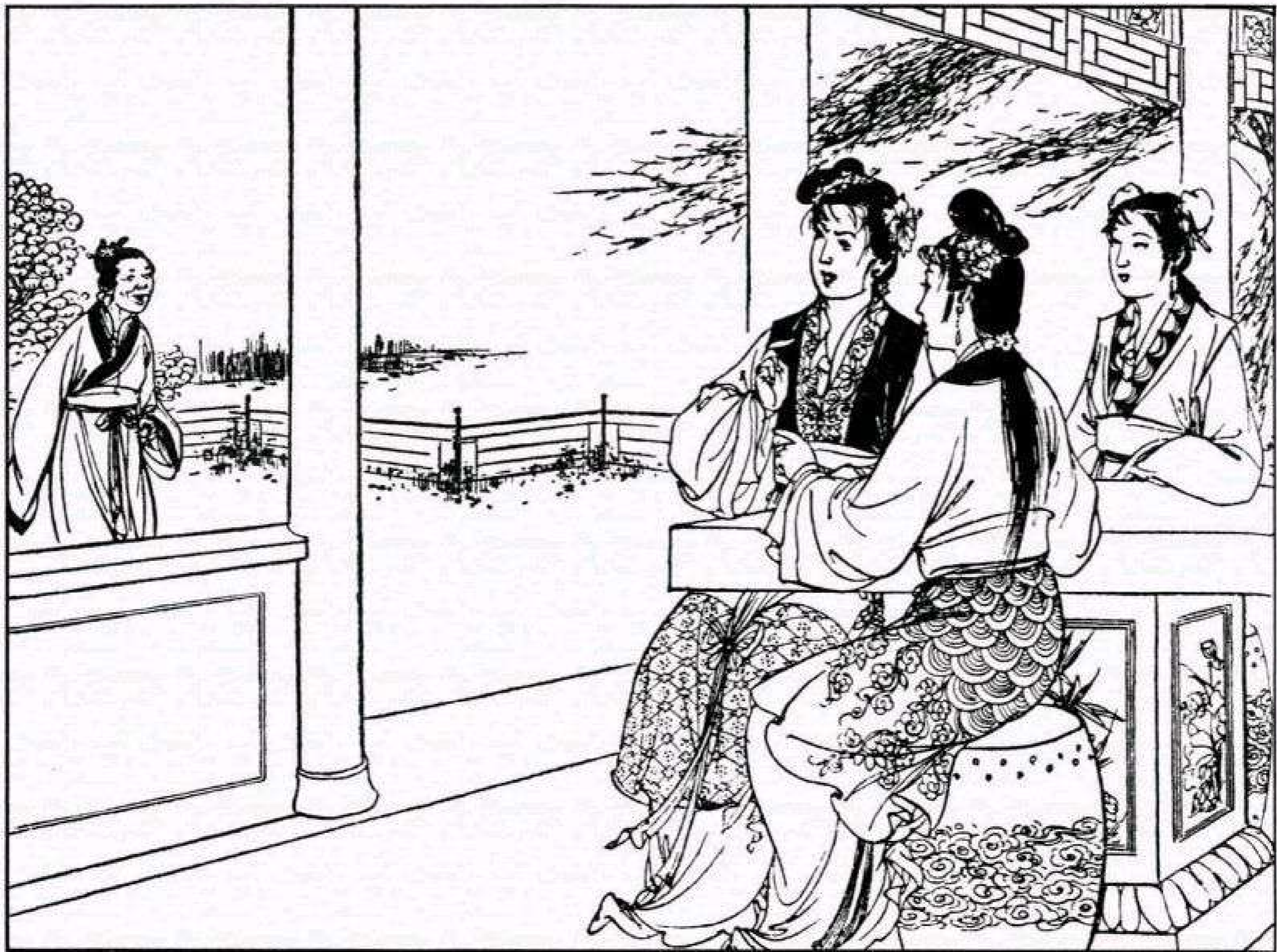
鸳鸯冷笑道：「老太太在一日，我一日不离这儿，若是老太太归西了，我就剪了头发做尼姑去。再不然，还有一死！」



她们正说着，金文翔的老婆从那边过来了。袭人先看见，对鸳鸯努努嘴，轻声地说：『他们一定和你嫂子说了。』』



鸳鸯也瞥见了，说：『这个娼妇，专好是揽事情、奉承主子的，理她呢！横竖我不去，难道「牛不喝水强接头」么？』



说话之间，她嫂子已走到跟前，对鸳鸯笑道：『哪里没有找到，姑娘却在这里。你跟我来，我和你说话。』



袭人、平儿都装作不知道，忙着让座，一面又说：『什么话，这么要紧？我们在这里猜谜儿呢。等猜完了再去吧。』



金文翔的老婆忙说：「姑娘们请坐，我找我们姑娘到那边说句话，一会儿就来的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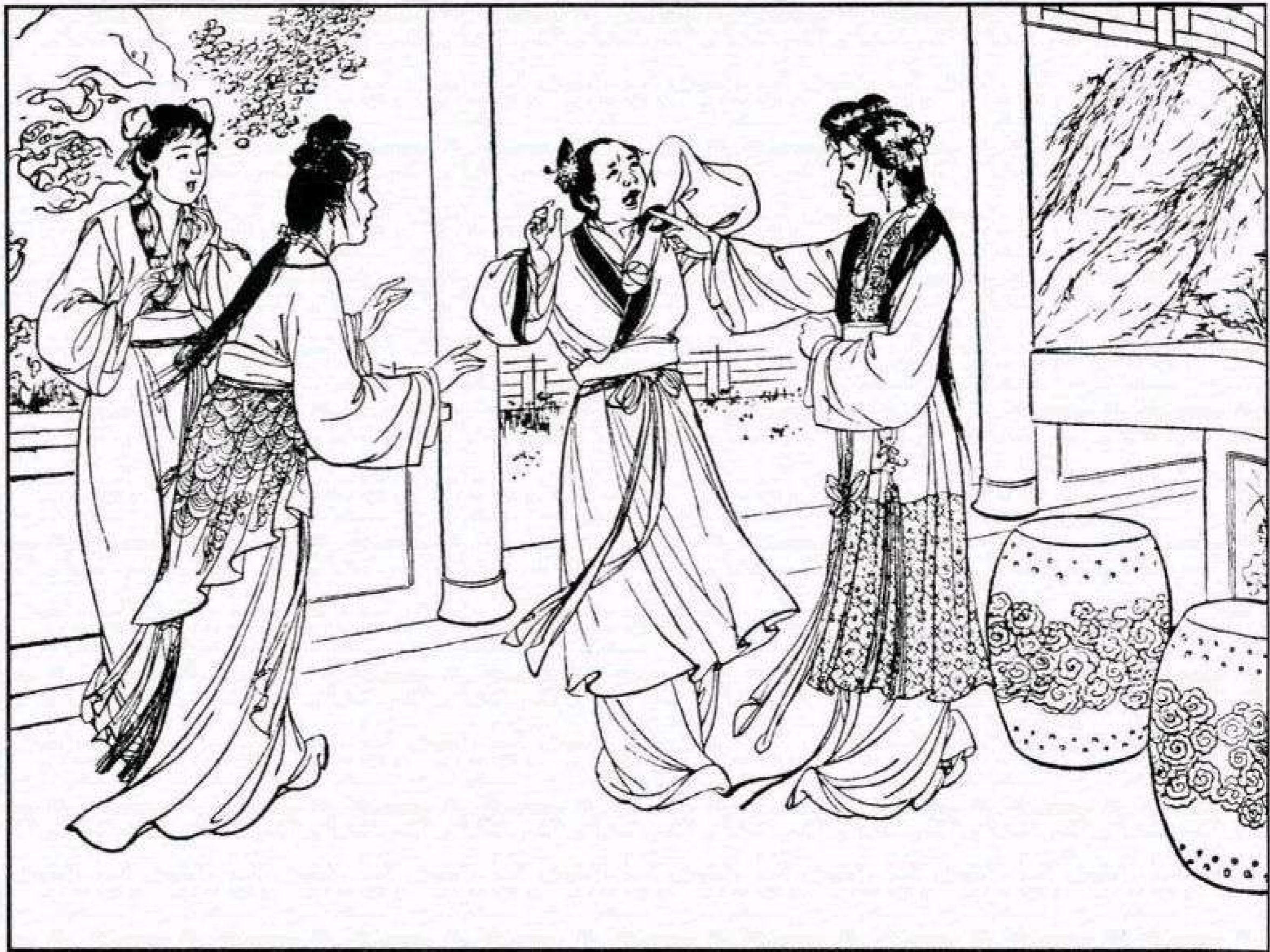
鸳鸯猜想准是那件事，就没好气地说：『什么话，可是太太叫你来说的？』她嫂子笑道：『姑娘既知道，那最好了，这真是天大的喜事！来！我告诉你。』



鸳鸯听说，猛然立起，狠狠向她嫂子脸上啐了一口，指着骂道：『快闭了你那臭嘴！什么好话！又是
什么喜事！』



鸳鸯又说：『你们成日眼热人家的丫头做了小老婆，也要送我到火坑里去，好叫你们在外头横行霸道！』



鸳鸯一面骂，一面哭。平儿、袭人拦着劝她。她嫂子脸上上下下不来，只好说：『愿意不愿意，你也好说，犯不着小老婆长，小老婆短，拉三扯四的，何必生这么大的气？』



那金文翔的老婆，兴冲冲地来找鸳鸯，原以为一说便成，不想被鸳鸯抢白了一顿，自觉没趣，赌气去回邢夫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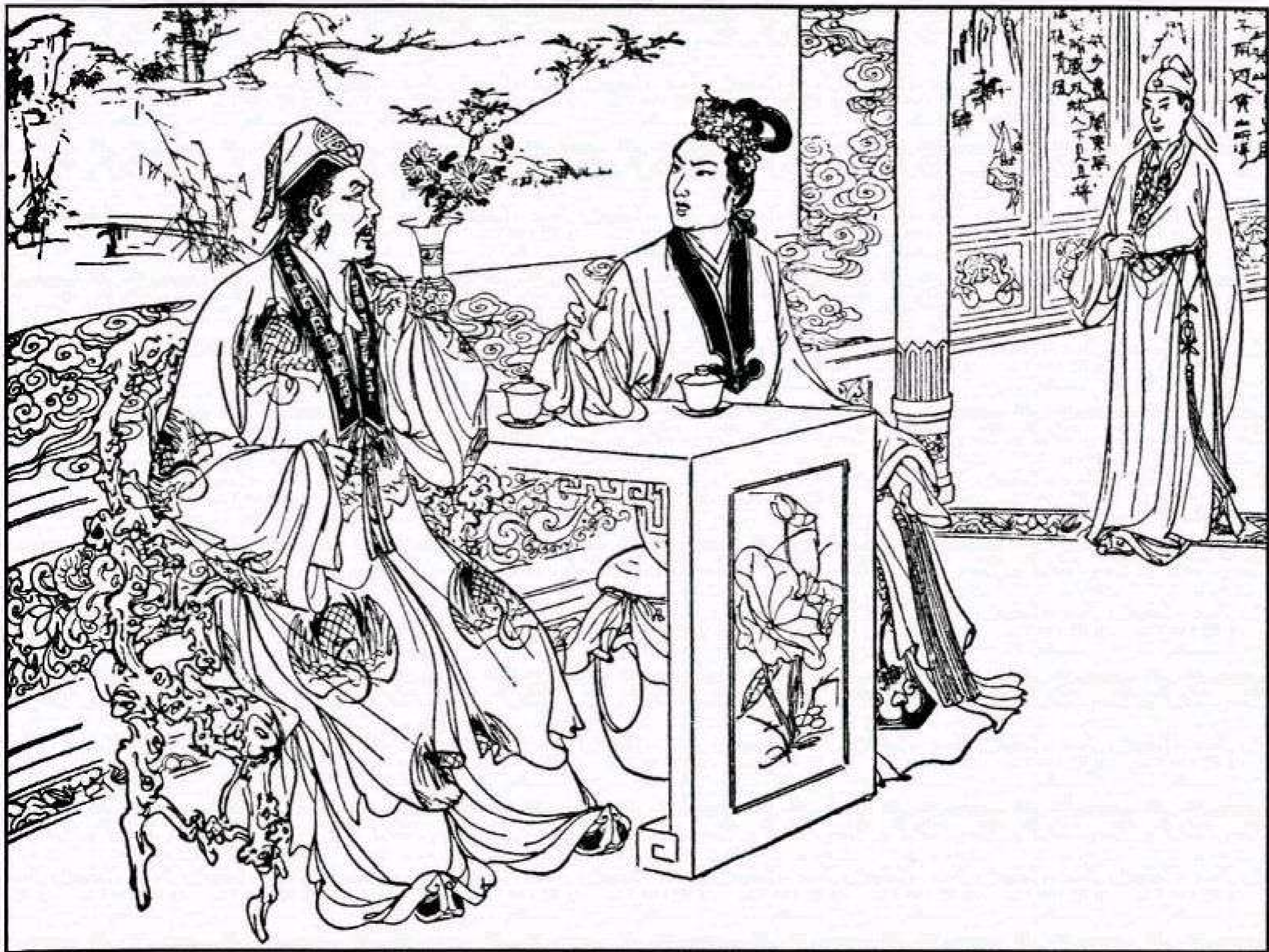
鸳鸯气得还在骂，平儿、袭人劝她一回，三人同往怡红院来。宝玉知道了这件事，心中也着实替鸳鸯不平。





鸳鸯的嫂子讨了一场没趣，匆匆来回邢夫人，说：「不中用。非但不答应，还骂了许多不知好歹的话。太太和老爷还是另想主意吧！」

邢夫人把情形告诉了贾赦。贾赦气得什么似的，即刻叫了贾琏来，说：『快带信去南京，命金彩立即上来见我。』



贾琏回道：「上次南京信来，金彩已得了重病，如今不知是死是活。他老婆又是个聋子。」贾赦听了，大骂混账。



贾璉见父亲发怒，吓得手足无措。贾赦忽又一叠连声叫传金文翔。鸳鸯的哥哥已经知道这件事，慌忙来见贾赦。



贾赦大声对金文翔说：『她必定嫌我老了，或者是看上了宝玉。若有此意，叫她醒醒，我要她不来，以后谁敢收她！』



贾赦又说：『叫她细想，凭她有多大本领，能逃出我的手心，除非她死了，或是终身不嫁男人，我就服了她！』吓得金文翔连声称是。



第二天，金文翔便到贾母那里，回说要接鸳鸯回家去逛逛。贾母还不知道有这回事，当即答应了。鸳鸯本想不去，只怕贾母疑心，只得勉强出来。



回到家里，她哥哥将贾赦的意思说了，许她怎样体面，又怎样当家做姨娘。还说：『要是不依，大老爷决不干休。』



鸳鸯气得紫胀了脸，只咬定牙不愿意。想了一会，又说：『我就是答应，你也应该带了我回声老太太去。』



鸳鸯这样一说，她哥嫂只当她已回心转意，都十分欢喜。次日，带了她来见贾母。可巧王夫人、凤姐、宝玉都在那里。



鸳鸯看见，忙在贾母跟前跪下，一面哭，一面说，把邢夫人怎样来说，她哥嫂怎样来劝，以及贾赦怎样威吓的话，前后都说了。



她又说：『我是横了心的，当着众人都在这里，我这一辈子，别说是宝玉，便是宝金、宝银、宝天王、宝皇帝，横竖不嫁人就完了！』



鸳鸯说着，猛然从袖子里摸出一把剪刀，拉住自己头发就绞。众婆子、丫头慌忙上前来拉时，已经剪下一绺来了。



丫头们好不容易把鸳鸯劝住，拉她回房里休息。那金文翔原已吓作一团，趁众人不注意，也便偷偷地溜走了。



贾母早气得浑身发颤，口里只说：『我统共剩了这么一个一个可靠的人，他们还要来算计！我知道，弄开了她，好摆布我！』



贾母见王夫人在旁，便说：「你们原来都是哄我！外头孝顺，暗地里盘算我，剩了这个毛丫头，见我待她好了，你们自然气不过了！」



王夫人忙站起来，不敢还一声。凤姐见贾母满脸恼恨，连王夫人都怪上，心里想劝，反而不好劝了。



贾母发了一通火，忽然自己醒悟过来，笑道：『可是我老糊涂了，大伯的事，小婶子如何知道？凤丫头怎么也不提醒我？』



凤姐忙陪笑向贾母说：『嗳呀！我不派老太太的不
是，老太太倒寻上我来了！』



贾母一怔，笑着问凤姐：「这可奇怪，怎么倒不是的？不是了？倒要听听这个不是。」



凤姐说：『谁叫老太太会调理人，调理得花朵儿似的，怎么怨得人要？我若是孙子，就早来讨了，还等到这会子呢！』说得大家都笑了。



这时，丫头回说：『太太来了。』原来邢夫人还不知道贾母已知鸳鸯之事，正想来打听消息。



妙。

邢夫人进入房中，给贾母请了安，见贾母一声儿也不响，王夫人、凤姐脸上也不好看，这才知道有些不妙。



半晌，贾母才对邢夫人说：『我听见你是替老爷做媒来了！你倒也「三从四德」，只是这贤惠也太过了。』



的性子，老太太还有什么不知道？我也是不得已。』

邢夫人满面通红，回道：『我劝过几次不依，老爷



贾母愈加生气，说道：「他叫你杀人，你也杀去？你和老爷说，他要什么人，只管外面一万八千地买去，要这个丫头，不能！」



那夫人低了头无可回答，坐着不是，站着不是，只得去倒了一碗茶来，放在贾母面前。贾母仍不理她。



这边贾赦不见金文翔来回话，又命邢夫人来探听消息，不想也没个回音。贾赦恼了，再着贾琏来探个究竟。



贾璉来到贾母屋里，便把脚步放轻了，往里间探头。只见贾母沉了脸，邢夫人、王夫人都僵着站在那



凤姐眼尖，先瞧见贾琏，忙使眼色儿，不让他进去。又使眼色与邢夫人。邢夫人哪里敢走，也向贾琏使眼色。



不防贾母一抬眼，贾琏没有躲过，贾母便问：「外头是谁？像有个小子一伸头似的。」凤姐忙说：「我也好像看见一个人影儿。」



贾琏硬着头皮进来，陪笑道：「刚才见老太太像是在生气，不敢惊动，只不过叫媳妇出来问问。」



贾母骂道：「哪一遭你这么小心来？又不知是来做耳报神的，还是来做探子的！还不离了我这里。别再装神做鬼的。」



邢夫人和贾琏一声儿也不敢说，忙退出来。贾琏咕
噜说：『都是老爷闹的，如今都怪罪我们身上！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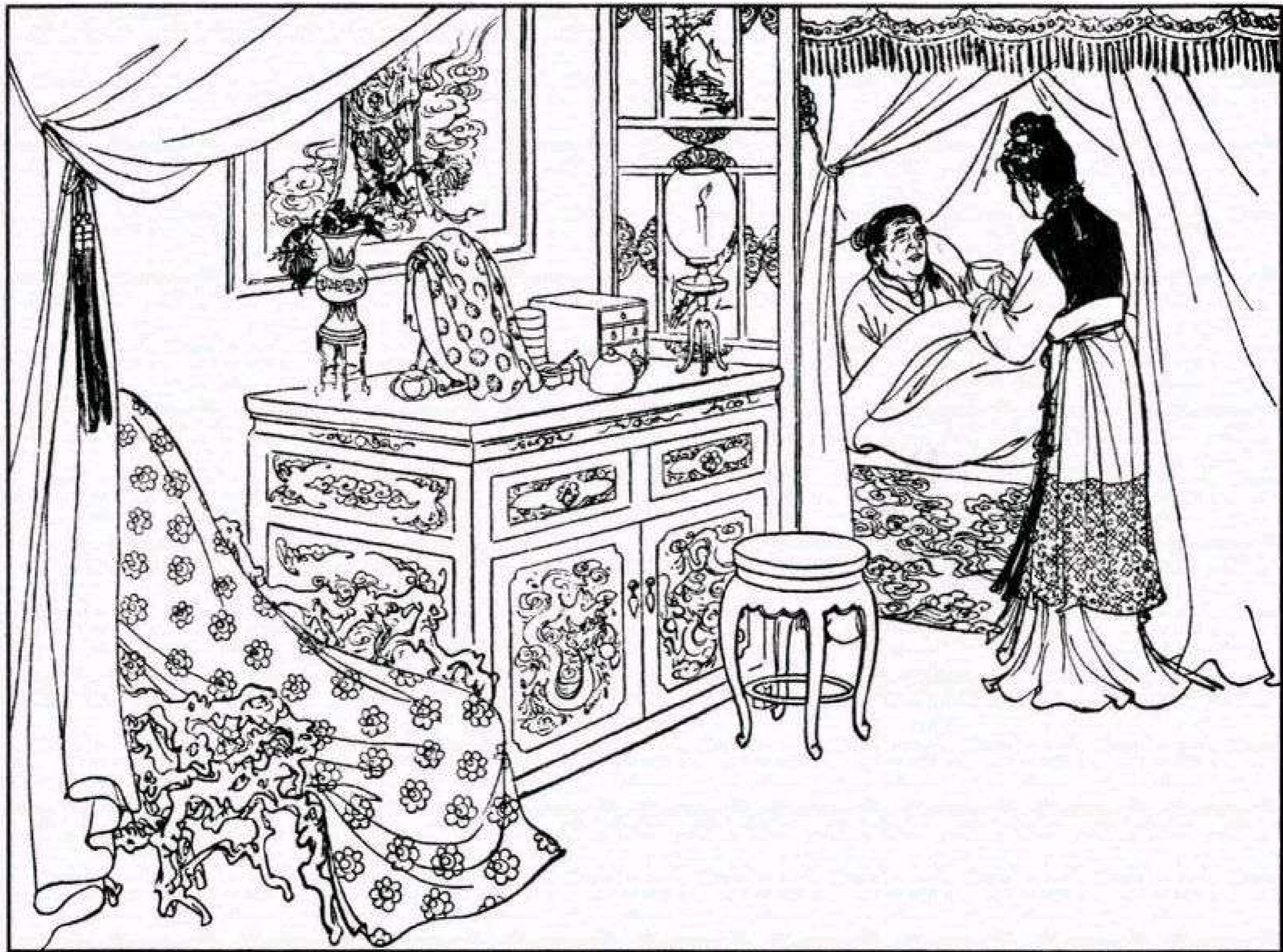
邢夫人见了贾赦，将方才贾母的话约略说了。贾赦非但不羞惭，反而把鸳鸯恨得牙痒痒的，只是碍着贾母不好发作。



贾赦总不死心，又派人到各处搜求寻觅，过不多时，终究花了五百两银子，买了一个十七岁的女孩，名唤嫣红，收在房里，才算罢休。



鸳鸯经过了这一番，也暂时放了心，从此服侍贾母越发尽心。不料几年后，贾母受了风寒，生起病来。



贾母的病渐渐沉重起来，请医调治，总无起色。贾赦为尽『孝亲』之名，不得不陪着；贾政、邢夫人、王夫人等也每日过来探望。



谁知没有几天，贾母便死了。当时合府上下，一齐哭将起来，一面商量办理丧事，忙作一团。



贾赦、贾政弟兄两个都要守灵，宝玉年纪又小，当下就派定贾琏专管外边，邢夫人、凤姐主持里面。余下的也都分派定当。



凤姐一向仗着自己才干出众，原打算等老太太死了，大大卖弄一下，偏遇着邢夫人拦在里面，处处把持留难。



凤姐正独自感叹，丫头来说：「鸳鸯姐姐来了。」凤姐方站起身，只见鸳鸯哭得泪人儿似的，已跑进房来。



鸳鸯一把拉住凤姐，说：『二奶奶请坐，我给二奶奶磕个头！』说着跪下，慌得凤姐赶忙挽住说：『这算什么，有话好说！』



鸳鸯哭着说：「老太太疼我们这一场，临了还不叫她风光风光？所以我来求二奶奶，这会子要格外体面些才好。」



凤姐听了，心想：鸳鸯这个丫头倒是有心的。所以口头上尽安慰着她：『我知道了，你只管放心吧！』



到了送殡时，人都齐了，只不见鸳鸯。大家以为她疲乏了，暂时在房里歇着，便命丫头去找她。



谁知，鸳鸯这时正独自躲在房里，思前想后。想到自己跟着老太太，如今老太太死了，自己也没有个着落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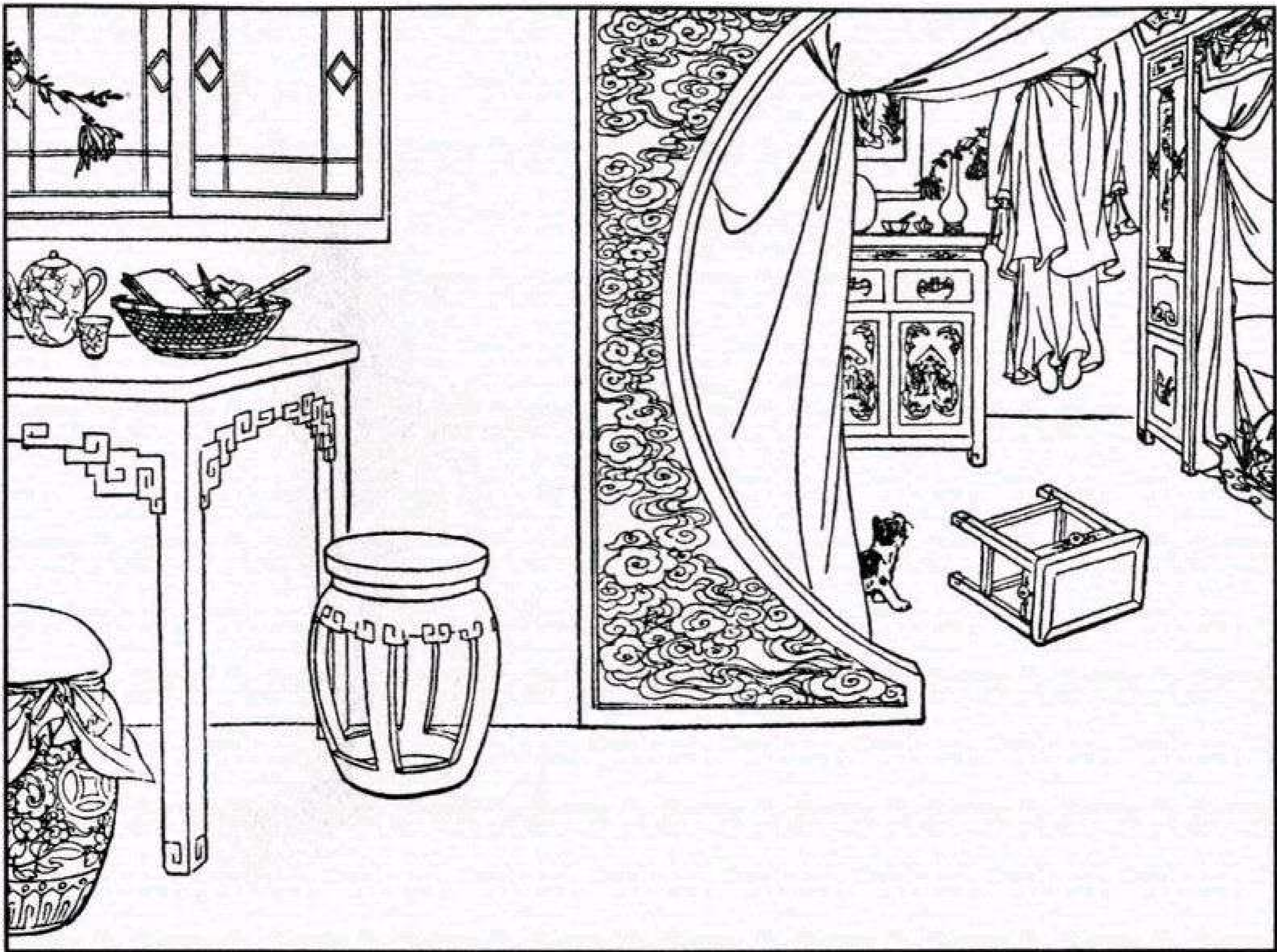
鸳鸯又想：大老爷原是要报复的，老太太一死，谁还替我撑腰？我是受不得这样折磨的，倒不如死了干净。



里。哭，一面开了妆盒，取出先前剪下的头发，藏在怀



鸳鸯关上房门，就在身上解下一条汗巾，拴在高处，又哭了一回，然后咬着牙把汗巾往喉头一套，霎时气绝身死了。



那丫头找到鸳鸯房里，见门掩着，从门缝里一望，吓得『哎呀』一声，转身便跑，一面大嚷起来。



丫头报与邢夫人、王夫人知道，众人无不惊叹。王夫人便传了鸳鸯的嫂子进来，赏了她一百两银子，叫她把鸳鸯成殓。



鸳鸯嫂子领了银子，反欢喜说：「我们的姑娘真是有志气，有造化的，既得了好名声，又得了好发送。」



旁边一个婆子冷笑着说：「嫂子，死姑娘还赏了一百两银子，那时候嫁了大老爷，还不知得多少呢，你该更得意了。」



这句话刺了鸳鸯嫂子的心，她只得红了脸进房去，草草把鸳鸯成殓，假意号哭几声，怀着银子去了。



鸳鸯抗婚

红楼梦之八

原著 曹雪芹

改编 三民图书公司编辑室

绘画 张令涛 胡若佛

责任编辑 陈元山 赵麟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1/50 印张 2.16

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8000